

散文

大娘

张冬梅

认识大娘已经三十多年了。那时,我和爱人刚结婚,和大娘在一个院里住着。我们住在西头,大娘住在东头。大娘家的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家里只余大娘和老伴老两口。大娘总是静静地站在门前的梧桐树下,衣着得体,齐耳短发一丝不乱,笑眯眯地看着出入的人们。自然而然,我和大娘就认识了。

那时候,爱人常常出差,我也常常白天黑夜倒班。那是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人们之间的交往较现在紧密。大娘见我一个人来去,有时候会拉着我到她家说话。大娘家有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大娘说:“这是你大爷。”大爷冲我点点头,和蔼地对我说:“来坐坐。”亲切地和我闲话家常,使略显拘谨的对二老更有好感。

大娘家的院子坐北朝南,一排四五间正屋,院子西南种有几竿青青翠竹,东边有一口农村常见的压水井,沿着井口弯弯曲曲修有一个小水池,优哉游哉游着几尾美丽的金鱼。大娘还喂了几只母鸡,摇摇摆摆地到处觅食,处处彰显着主人家的勤劳,透露着温馨的家的味道。

我和大娘日渐熟悉,大娘的温声细语、眼里眉梢的笑意,让人如沐春风,油然而生宁静美好的感觉。大娘一生顺遂,从小生活优渥,婚姻幸福,

家庭和睦,儿女争气,尤其是儿子,毕业于某高等院校,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参加工作后仕途顺畅,年纪轻轻已是一县主官。大爷、大娘从不张扬,平易近人,行事低调。

后来,随着我女儿的出生,生活的节奏骤然紊乱。有一天我急着去上班,年幼的女儿却无处安置,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大娘。连个招呼都没打,大清早我抱着女儿敲开了大娘家的门。见到我,就像是母亲见到无措的孩子,我还没有开口,大娘就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妞妞没地方送了吗?放在我这,就放在我这。你只管放心上班。”

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天,担心女儿换个环境不适应,闹人,让清闲惯了的大娘劳心费力,不得安宁。当我终于挨到下班去接女儿时,映入眼帘的却是女儿颠颠地跟着大娘喂鸡的一幕。身上的衣服还是早晨我给她穿的那件,没有一丝污渍;小辫是新扎过的,整整齐齐;小脸儿红扑扑的,干干净净。看到我进门,女儿高高兴兴地拉着我去看水池中的金鱼,撵着一只鸡对我说,那个母鸡下的蛋可好吃了。小院子里洒满了女儿欢快的笑声。

厄运来得猝不及防,命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露出了它的獠牙。大娘事业上如日中天的独子不幸遭遇车

祸。戛然而止的是儿子的性命,而生生撕裂的是母亲的心,那碾过儿子身体的车轮,也残酷地碾过母亲的心房。作为外人,不知道当年大娘的女儿们经过怎样的选择和权衡,才把真相艰难地告诉了大娘,却对大爷作了隐瞒。我不知道大娘在最初得知厄运降临时,是如何度过那些漫长的夜晚,并且让大爷无所觉察的。

再次见到大娘,她的脸上依然云淡风轻,挺直的脊背默默地为老伴挡住风、挡住雨、挡住悲伤。从来没有从大娘口中听到过祥林嫂般的自怨自艾,要多少次无眠的修行,才能这般收拾好破碎的心,不抱怨、不宣泄,坦然面对无情的人生!

悲剧再次上演,三年之后,儿媳遭遇了与儿子相同的命运,在车祸中追随着丈夫的脚步,留下孩子和亲人,翩然而去。

大娘再一次独自承担痛苦,不知道她家墙角的翠竹上,有没有大娘在暗夜里悄悄洒下的泪滴,大娘在风雨凄凄的时候,是不是痴痴地听竹叶沙沙哭泣。

大爷得了脑梗,行动不如从前稳健,说话口齿不清,大娘寸步不离地服侍左右。大娘、大爷的衣服永远那么干净得体,家里永远收拾得温馨整洁。逢年过节,大爷常常站在桥头向

远方眺望,很久很久……

再后来,我们离开了那个院子。每次和大娘相遇,大娘都要拉着我的手说上许多话。

大爷在得了脑梗二十多年以后,安详地走了。大娘的女儿们事业有成,有生活在南方的,有生活在北方的。这些年,大娘跟着女儿过着到南方越冬、回北方度夏的日子。

夏日炎炎,一天傍晚,我和爱人到河边乘凉,贪看人们在河水中游泳嬉戏,不知不觉沿着河堤西去,在河堤上竟然与大娘偶遇。她还是那样温和,身板挺直,话语亲切,连发型都没有变化,一根根亮晶晶的白发里夹杂着黑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衣着还是一如既往的得体,干净整洁。大娘拉着我和爱人舍不得松手,笑容里似乎带着光。我笑着问大娘今年高寿,大娘呵呵一笑,“九十五,闰年闰月算有一百岁了”。

大娘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从容不迫的女性,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一生相夫教子,勤劳谦虚、温柔善良、本分内敛,对他人体贴关爱,对家庭尽心尽力。人生得意时谦恭低调,遭逢不幸时隐忍坚强,无论生活剥夺了大娘多少幸福,她始终以菊的坚韧和兰的优雅坚强地生活着。

有一种爱,是好好地生活。①8

诗歌

定风波·军功永记

翟明

今日清明昨夜风,忽闻将士立新功。碧海绿原擎剑戟,霹雳!舍生取义卫和平。
地震洪峰强忍泣,屹立,解忧纾困黎明。众志成城开世纪,砥砺,崇心社稷筑长城。

军旗颂

刘忠全

红得像霞
在黑暗中升起
把光明投给大地
红得像火
烧毁腐朽和愚昧
也在烈火中锤炼着自己
红得像血
滚动着先辈的热流
无溢着青春的活力

没有她
中国不会屹立东方
人民不会扬眉吐气
没有她
大地仍将踏着
反动派的铁蹄
没有她
侵略者又会

瓜分我们的土地

她飞扬在祖国的领空
天空是那样晴朗
小鸟是那样悠闲地
舒展双翼
她驰骋在祖国的领海
海水是那样透明
鱼儿是那样自由地
嬉戏海底
她耸立在祖国的边界
小草是那样自在
界碑是那样骄傲地
把头昂起

啊!军旗
火红的旗,胜利的旗

我们都是周口的(组诗)

——献礼中国“文学之乡”周口

霍莹

鹿邑:老子《道德经》

我翻阅资料,唯有一个目标。只想把老子写最好

纵然心里知道,老子本来就是最好
我不知道我是谁,你却知道你为了谁
你在豫东南屹立千年,我在豫东南将你追随
踏着你的足迹,在太清宫里面照过相、升仙台前上过香

那十三发哑弹,那升仙台旁的忏悔碑,在时光里来来回回

我虔诚顶礼,膜拜华夏祖先
老子广场上瞻仰老子雕像,好似沐浴老子深邃的目光

向内看,经典篇章穿透尘世耀万丈光芒
用时间丈量,你与今天相距很遥远
用日常计算,你依然活在今天

《道德经》,五千字的绝世经典
五千字,五千座星子,让黑夜熠熠生辉,明亮如昼

八十一章,八十一亿回惊艳,让每个小宇宙都接地连天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息是我华夏民族

沈丘:惊艳岁月《千字文》

一千四百多年的薪火传至今天,我们从木简上感念祖先

每一个汉字都是华夏祖先对后人的深切呼唤,字正腔圆

你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千字文》穿越风雨沧桑,矗立沈丘槐园广场端庄典雅的古老气息,滋生花团锦簇的遐想
一条时间河,搁浅船舸无数。而文字总是微笑着驶向我们

仰望他,拥抱他。一股旷古暖流与血脉相连,遍布全身

他隐于红尘深处,贵而不媚,雅而不俗
一字千钧,一片繁花似锦。行走于字里行间,越千年

远古流淌着今天的故事,洪荒中生长澄澈的心灵

太康:山水谢灵运

走进你的文字,找寻真正的你
站在池塘边打量从你眼里生出的春草
走近一段高墙,仰望柳叶之间的鸣禽

江山易主,你带着苦难折磨行走在奇山异水之间

你钟情山水,享乐山水,归隐山水
用身心感受一花一草一寸土
或高雅,或清丽,或厚重。一并揉进你的呼吸
你就是山水,山水就是你

你在山水里浣洗尘世,打捞出的文字犹如芙蓉出水

晴则明丽不俗,阴则深幽不污
那些文字由新鲜至陌生,是你另辟一片文学蹊径

沿着墨香曲径通幽,你的山水牵着初唐诗人步入一派田园

直至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全然盛开

扶沟:程门立雪

此处当年栖凤鸾,凤鸾栖处少严寒。
至今雪霏荒台上,犹带春风气一团。

——吕阳桐(清)

这首诗,说的就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奠基人程颢创建的扶沟大程书院。

大程书院里,大儒端坐窗前
杨时、游酢踏着青石台阶,推开朱漆大门。雪花纷飞

二人走进书院,一心求学。重檐叠脊,布瓦跑兽,落雪跌入清幽

雪在试探诚心,下了一尺多深。门前站立者已是两个雪人

飘雪继续。而人,只愿等待,不肯离去
程颢开启学门之门,雪人膜拜顶礼

大程书院银装素裹。此刻,文学的春天生机盎然

立雪讲堂肃立。讲堂内外,春风徐徐,文风大盛,声名鹊起

繁华已是过往,佳话皆成文章。
大程书院,一座神圣的精神殿堂,屹立扶沟大地

商水:辞赋宋玉

对楚王问:你有话要说

一说通俗歌谣:下里,巴人。听者众多,人人会唱
二说高雅之作:阳春,白雪。跟唱的人不过几个
你倾国倾城的容貌,九辩的才华。越横越越是曲高和寡

君王眼里你只是一个辞臣而已
清高遭嫉妒。你没润在楚国山水里
楚风微醺,你开垦一片处女地。赋在孕育
伤春悲秋之意,抒情写景之际,楚辞汉赋之间
你是赋圣,你成就经典

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着粉太白,施朱太赤。太经典

郸城:王禅故里

王子独立王于桥上,眺望时间河静静流淌

他入山采药修道,嵩山东南学仙
他精于兵法,奇门遁甲,五行八卦
他求得一睹“天书”芳容

用兵之精华全部陈列脑海之中
一部《鬼谷子》,通天彻地,世人不能及
兵法家尊之圣人,纵横家尊之始祖

谋略家尊之谋圣,道教尊之王禅老祖
他隐于世外鬼谷,将天下置于棋局

他有苏秦、张仪、孙臆、庞涓、商鞅、吕不韦、白起、王翦、乐毅、毛遂等500多门生

他们出将入相,左右列国存亡,操纵战国大时代的走向

一部《孙子兵法》,依据王禅教法撰成。三十六计,当今兵家仍在沿用

此功垂千古。功德者,郸城王子庄王禅老祖

西华:箕子读书台

紂王骄奢,你心痛如割。一隅读书台是你的心灵栖息地

装疯卖傻,你是情非得已。紂王果然亡了国,

亡了自己

武王问殷商亡之何故,你望着读书台,闭口不语

再询治国之道,你箕子陈述《洪范九畴》
然后,率众人躲避,远走他乡,不再为官
麦子扬花秀穗时,你思国怀乡,途经故土
分开旺盛的庄稼,蹬着荒草芜桠,踏进进留岁月里的残破老屋

你想哭,忍了再忍,忍住不哭,却没忍住文字哭

以秀麦的名义,高歌一支家国恋曲: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顷刻之间,秋风呜咽,鸟雀悲鸣,四野流涕

项城:建安七子应场

建安七子有你,生逢乱世,踌躇满志
你怀抱国家统一的愿望,行走官场
满腔经纶赢得曹氏父子封官褒奖

诗多忧伤。和而不壮,悲和喜都不激昂
你温和地活着,平和地交出自己,毫不张扬
大疫泛滥,你未能脱身避让。病入膏肓
你壮志未酬,生命即将潦草收场

你抱病身,写《别诗》,怀念故乡
浅浅数语道不尽临终欲归不能的深深惆怅
你的平和沉稳,你的真,深得人心;也最迷人
你有建安风骨,我寻得十六个字:

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
送给你,恰如其分

淮阳:羲皇故都

上古时代,一个叫华胥的姑娘,在雷泽偶踩大脚印。只一下,便有了身孕。十二年后,生下一个蛇身人首的儿子,他叫伏羲

他散发披肩,身系鹿裙。或头戴蓑笠,身着棉麻衫

他神圣有德,统一华夏,定都在陈,封禅泰山
他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华夏民族都是龙的传人

他是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下雨下雪、打雷打闪;他俯视地上,刮风起雾,飞鸟走兽。依天地阴阳之变化,创造八卦,开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

他模仿蜘蛛结网制成网,渔猎
他创造文字替代结绳,记事
他制嫁娶,男女对偶,用鹿皮为聘礼

他正姓氏,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

开启中华民族的姓氏之源
他教民驯养野兽,自此,人类有了家畜
他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结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

他发明乐器,创作乐曲歌谣,陶埙、琴瑟箜篌他的灵气。他让音乐走进心灵,让生活载歌载舞

他一画开天,仍身处一片荒芜。他娶妻生子,命名万物

自他之后,世界生机无限,华夏薪火相传①8

“文学之乡”抒怀

随笔

一碗乡愁面

张燕峰

最近,我热衷于观看美食节目,发现无论是繁华富庶的江南,还是广袤辽阔的北国,人们大都喜欢吃面条,只是各地做法不尽相同而已。无论晨间还是午夜,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不仅温暖身体,还能抚慰心灵。一碗面唤醒的是故乡记忆,是母亲的的味道,是乡愁的味道。

面条,一直是我钟情的食物,尤其是出门归来,吃的第一餐饭必定是面条。奔波跋涉的疲惫、红尘辗转的委屈、对家和亲人的思念,都在一碗面里得到消解。吃完一碗面,便笑意盈盈,神采奕奕,满血复活。

印象最深的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20多里。回家心切,周六中午放学连午饭都不吃,直接骑车回家。那时年幼,力气小,回到家往往是午后一两点钟了,灰头土脸,疲惫不堪。母亲已把一只擦得发亮的黑砂锅放在火炉上,锅里的热汤翻滚,翡翠般的白菜叶子,悠悠然,浮浮沉沉。母亲把一把切得又细又长的面条放入沸腾的汤中,又把一枚鸡蛋打进去。几分钟后撒入香菜末,再淋几滴香油。盛入碗里,嗅一下,香气扑鼻,心一下子就醉了。

面条软而筋道,荷包蛋洁白滑嫩,面汤香喷喷的。连面带汤吃下去,鼻梁上很快沁出了亮晶晶圆滚滚的汗珠,肚子熨帖,浑身舒坦,真是惬意极了。一抬头,母亲正笑吟吟地望着我,目光中的慈爱和心疼,汩汩流动,像清澈的山泉水一样。顿时,幸福像山间晨雾,在心间弥漫开来,充盈在身体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胞,每个毛孔……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漂泊了三十多年,满身风尘,倦鸟归巢,最暖心暖胃的还是那一碗家常面。只是,母亲垂垂老矣,岁月的风霜压弯了她的腰身,也无情地漂白了她曾经如瀑的黑发,她再也无力捧出当年那碗母爱牌手擀面。就让我煮一碗喷香软烂的面条,来反哺我那在时光的雕琢中慢慢老去的白发慈母吧。③22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道源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